

■闲情逸致

午间遛弯儿

○赵超

北京的秋日是最美的。湛蓝天,红枫叶,黄杏叶,琉璃瓦,以及扑面而来的浓郁历史文化气息。

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大多有午饭后遛弯儿的雅兴,一来上午忙活了半天,出来活动一下筋骨,二来可继续着办公室的话题,可谓休闲办公两不误啊。

常遛着弯儿不厌倦,其实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就是最高法院位居沧桑的东交民巷,附近有极具象征意义的天安门广场,热闹的前门外大街,幽静的中山公园,各种展览的国家博物馆……若有心探寻,每天溜达一处,可几个月不重复。这也是在最高法院工作最大的福利了,毕竟脑力劳动的强度太大了,适时舒缓大脑,显得尤为必要。

有这样的条件,饭后若无紧要的事,我也会加入遛弯大“军”。看似遛弯儿闲聊,却也能让你感悟着,且常在记忆中浮现。

从最高法院大门出来,往南走一千多米,再往东溜达一段,就到了西打磨厂街46号的乐家老宅。一直很喜欢电视剧《大宅门》,便想一睹真正的大宅门。剧中百草厅的原型其实是享誉中外的同仁堂,它的东家并不姓白,而姓乐;剧中的二奶奶白文氏和七爷白景琦等人物虽有原型,但还是经过了艺术加工。估摸着,作为清朝专事供奉御药的乐家,显赫几世,家大业大,宅院想必气派非凡,用料考究。这也是吸引我的最大所在。现实是,公私合营的同仁堂在1959年需要建立制药厂,乐家便将

西打磨厂街的住宅让出,建成了北京同仁堂制药厂。如今,同仁堂医院门诊也在此。历经沧桑的百年风雨大宅门,现今剩下的建筑主要就是一栋二层小楼,掩门望去,不禁令人唏嘘。但乐家树立的“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位虽贵必不敢减物力”之古训,历代流传,远播海外,堪称当今中华制药精神的典范,光华永世。

离乐家老宅不远处有个园子,那是芦草园,我们常去那里遛弯。在杭州西湖畔生活了二十多年,亭台楼阁和绿水环绕之景早已见惯,芦草园的小桥流水、廊亭人家并不足以令我流连,而此寻常之处却让我留恋,这也应了常言:“景色无所谓,看和谁在一起。”

第一次去芦草园,是和陈

现杰老师一起去遛弯儿的。陈老师是我老师的同学,我们认识多年了。那天吃过午饭,见阳光明媚,他便兴致勃勃地带我出门往南走,边遛边介绍说,此地也称三里河,却非西城钓鱼台的三里河,是因这处水系距正阳门恰三里而得名,更是北京核心区域鲜有的闹中取静之地,适宜仨俩好友相约闲聊漫步。

在一面墙前,有一段介绍芦草园的文字,陈老师逐字逐句地念出声来:“芦草园即坊巷胡同集之芦苇园也,盖前明积草之地,故其北草厂诸胡同皆以是名。明桂萼文襄集:今天坛北芦苇园、草场九条巷,其地下者俱河身也……”似乎念给我听,似乎进入了神游状态。

那天下午我俩都有会议,遛了没一会儿,便疾步返

回。刚一落座,陈老师通过微信给我发来刚在芦草园拍摄的多张照片。过几日,他又作诗文一首:

自正义路南口南行向西
二三里许,大栅栏以东,正阳
门迤南,即入长巷头条重葺
之芦草园。亭午小憩,案牍
掣身,信步至此,不无观花击
竹、豁目赏心之乐。披襟而
愠解,神清知风来,遂使烦嚣
尽涤,尘虑全消;于冥搜俯仰
之际,乃成韵两章,辞曰:

[一]
迤逦前门外,缘溪曲径长。
竹轩临水岸,湍石布鱼梁。
琴按泉声咽,风吹芰荷香。
劳生小憩案,一霎得清凉。

[二]
碧玉随流水,栈桥过苇塘。
繁花闹蝶舞,绿树自徜徉。
鱼戏娟娟乐,风回故故香。
翛然尘世外,即此是梯航。

■直接真相

谈糖色变

○王珍

我一个电话挂到那保安那儿:快快快,不好了,你弟弟正在门口和三个拿刀的人打架呢,就要出人命了,你快去看看呀!

我窃笑着,可以感觉到他那张变了色的猪肝脸。

果然,透过窗玻璃,看着他不顾一切地在暴雨中抱头鼠窜去了门外。一会儿又见他气急败坏地狂奔而来,跑得像一头被追杀的困兽。

随后,像水鬼一样的他,来不及处理滴水的头发和湿透的衣衫,拨电话过来,上气不接下气地问:“总机,刚刚是谁给我打的电话?”我像那天吃肥皂一样,佯装平静:“不是很清楚,一个外线电话呀。”

就这样,不知不觉地为自己的一次恶作剧买单。而我也为仇恨而牺牲了一段美好的光阴。

虽然当时觉得自己那个利用职权的谎言和那个保安的恶作剧应该算旗鼓相当的,但还是很长一段时间担忧东窗事发。毕竟他做假骗人并没有针对谁,而我却只针对他,且他坏在明里,我却在暗中使坏。

我无法预料,假如他识透了我的险恶用心,会不会以更阴险恶劣的方式冤冤相报?或许会因为一颗肥皂糖而引发一场血案?

其实这并非完全是杞人忧天,因为无论是如今玩手机玩微信地虚构,还是当年面对面地玩真的,恶作剧这个剧种始终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

如果恶作剧不是真恶,能把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如果再加点创意和幽默感,完全可以成为生活的调味品,还有可能让人斗智斗勇的过程中增加智慧和胆识,达到吃点小亏以后不吃大亏的功效。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那些喜欢搞恶作剧的人群中,有一些是受人欢迎的开心果,也有一些是众人痛恨的坏蛋,区别也许就在于度。过了度,玩笑就是灾难。

■笔随心动

腊月抒怀

○厉守龙

当我们把日历翻到腊月初一,就犹如闻到了春的气息。于是,我们带着昨天沉甸甸的收获和对明天热乎乎的希冀,大步踏进了腊月风景线。

腊月,是连接春天的红飘带。腊月里,有风、霜、冰、雪,但属于我们的腊月风景线上,有花、香、果、色。

腊月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节,却是情感和思念最热烈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山峦、田野一片萧条、疏寂,然而,我们的心头却是阳光明媚百花齐放,吉祥如意幸福来。看,那激荡着情感潮水的一张张新年贺卡,手机里那凝结着满腔深情的一句句短信、微信,还有那广播里、电视里一曲曲《好运来》,怎能不令我们热血澎湃乐开怀?

腊月啊,拥挤的腊月,在人们的脸上写满了一个“忙”字。大家趁着最后一滴冬雨尚未滴在岁尾的日历上之际,赶快把应该做而未做完的事情,统统抓紧做完。

于是,腊月,在拥挤中凸现出热闹,在纷繁中勃发生机,在匆忙中张扬着生命的活力。

腊月里,去逛逛超市、商店和集市,那又是另一番享受。各商家“迎接新年大促销”活动,使得原来活跃的商场更加活跃。各色各样琳琅满目的商品会令你目不暇接。即使你不买东

栀子花开

○姚崎峰

当年,在这个镇上的高中,新生有三个班级,我与她一个班,她是班长。她修长的身段,瓜子脸,扎个马尾,是校花的那种。她喜欢当主持人,性格有些泼辣,训起人来不留情,调皮捣蛋的男生都有些怕她。

那时的我,胆小而忧郁,喜欢把一些心事写进作文里。老师也经常把我的作文当作范本。一堂作文课上,老师让我上讲台读我的一篇周记,我的声音一如既往地轻,后边的同学听说不太清。她突然大声地说,声音重一点,男子汉害什么羞!老师和同学们都乐了,我的脸涨得通红。

转眼,到了学期末,班里要组织一次小型晚会,她是当仁不让的女主持人。男主持人呢?班里有几个口才不错的男生,平时总是叽叽喳喳个不停,还时常顶撞她的班长管理职权,看起来似乎不太合她的心意。班会课上,她提出大家投票选举男主持人。意想不到的是,她向老师推荐了三个同学的名字,其中一个是她。在一片嘈杂声中,无记名投票开始了。最终的结果是我排在第一,这可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她回头偷偷看了我一下,面带微笑,好像很满意这个结果。真不知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课后,我带着不解,似乎也带着些埋怨:怎么把我的名字也报上去了。她看着我,笑

着说,我相信你能行的。我在心里久久回味着她的话。

我内在的潜能,好像在当晚的活动中被激发了。拿起话筒的那一刻,我表现得非常自信而活跃,事先准备的串联词基本没用,凭着感觉添油加醋般地讲了很多话,引来了大家的欢声笑语。我在大家的欢呼声中,还表演了一个节目。我记得很清楚,自己唱了那首熟悉的校园民谣《栀子花开》。我仿佛进入了某种状态,歌声在教室里回荡,同学们起哄、欢呼着,若有所指。

晚会结束时,她偷偷对我说了一句:“对不起,前些日子,我偷看了你的一篇周记。”我怔了一下,有些木讷地问:“哪篇啊?”她顿了顿说,就那篇《我的童年》。我若有所思,似乎明白了她推我当男主持人的原因。

第二学年开始了,她没有如期报到。据说,她家在城里买了房子,她转到城里的高中去了。我心里突然空落落的,看来我们是不同世界的人。

日子如水流淌,我快要忘记她了。一天,突然收到一封信,我有些惊异。信封上的字,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很霸道的那种笔力,是她的,地址内详。同学们又都聚拢来:哈,某人给你写的吧,你的春天来了。

在无人的寝室里,我悄悄打开那个信封,有几片栀子花瓣静静地飘落下来……



有束光

郭建生 摄

■当代生活

扫一扫吧

○孙昌建

带一本书去旅行,好像一下子成了遥远的事情,甚至住几天饭店也可一刻不打开电视。前者是不习惯看书了,后者是实在没什么可看的了。

但是手机是须臾不离手的,无论是摇一摇还是扫一扫,微信成了最热门的成人玩具,大家见面都说“加一下吧”,这比早年加QQ还要热门。如果说QQ在十多年前主要以年轻人为主体的话,那我觉得微信好像是中年人玩得更多了。仔细一想,从微博到微信,也不过两年;从微博到微信,也不过两年。我等喜新厌旧是何等地与时俱进,这我就不便评价了。说微信是成人的玩具,那就什么都可以说了,而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倒还是阅读。只不过,读的都是朋友或原创或二手三手乃至N手的图文,既有小清新也有重口味,诸如家国情仇,愤世嫉俗,花草狗猫,且图文并茂。反正早上睁开眼睛做的第一件

事,便是去看微信,好像很牵肠挂肚似的,有点夜半三更盼天明的味道。她赞你一人,你自然也要赞她一个的,包括赞她昨天晚餐拍的那盘甜品。这么一来,眼睛就得忙了,无论走路还是坐车,抑或开会或与人聊天。我也时不时见人瞥上一眼手机视频的,人们好像一下子忘了生存四周的境况,却十分专注于这一方视频世界,好像文字从这个地方出来,才是正宗的。于是便也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张冠李戴,真假莫辨。

比如我们都很喜欢读点名人名言的,尤其是人到中年,不来点文化好像心里就痒痒的。而在微信阅读中,这名人名言便也有不少的“原创”,莫言不是拿了诺贝尔奖吗,好吧,让他说一段余秋雨式的谈文化的话;张爱玲不是很厉害吗,就让她来一段于丹式的话。至于王朔、白岩松和崔永元,那都是出镜率颇高的,当然他们的

主要任务就是骂人,这正如于丹的主要任务就是教育人。当然,“你若安好,便是晴天”是少不了的,因此林徽因的话是转载率最高的。事实上更多的人只是看过林的几张照片,听说过她被几个极品男人所爱的轶事,由此便也成了一个话题。是啊,爱是一件多么复杂的事情啊,我们现在一个短信一个表情符号,包括一条微信都可表达爱意的,但是你所渴望的爱却没有到来。这也

可以打个比方:要么此处没有信号,要么你不知登录密码。那么好,最后只好看看名人名言,纵有男盗女娼之念头,好像微信一看,如照妖镜一照,便自惭形秽,更不要提那些励志的企管的星座的健康养生的筋急转弯的……我会突然觉得,啊,这满世界全是才子佳人啊。你看一到上下班高峰的公交车上,那是香喷喷和臭烘烘兼而有之。本来就挤了,现在车上人手一个手机,且都撑

开手臂的,这不就占了更大的空间了吗?

事实上潜意识里人人都想成为莫言和张爱玲,人人都想成为林徽因和白岩松,或者就干脆自己以为就是呀。而借汝之名以传授某种东西,正如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一样的道理。再说了,这世界有太多的同名同姓,这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正如我前些天去某个农家乐,看到墙上是诗人李白的一首五绝,内容就是写这个农家乐的。我于是便开始了“百度”,甚至托人去找《全唐诗》,于是我就只好对人说,

这是一个叫李白的诗人写的,我就不说这是唐朝的李白写的。所以你看到的那个“于丹”,很可能是个保洁员;你所知道的“林徽因”,有可能是在机关上班的。

这就是现实,这也是理想,而手机和微信,有点像哈利波特的那把扫帚。我们指望它能飞起来,而再怎么样地飞,还是得有个落地的

平台,这平台便是你,便是她,便是我。所以我有时候便退后一步想了,算了,不去截穿那种把戏了,因为有的文字只有冠之以莫言这样的名头才有人去看,且我一看到留言便笑了,他们会说——凭此文字,莫言获奖当之无愧……我本来想加上一句——如仅凭此文字,那中国至少有一万个莫言……

算了,就当它是一首唐诗吧,如果不是这样,更没有人阅读了,毕竟,微信阅读也是阅读啊。如果真还有阅读的习惯,那么好,带一本书去旅行也还是可以做到的。我常跟人说,读到好书就像牛奶的营养,而手机上东看西看的,最多只是果汁和果奶。甜香味一定是有,也不能说没有营养和维生素,但你要让自己更为健康,那还是好好地喝牛奶吧。至于因为心理的饥渴而喜欢这样那样现成的果汁,那也无可非议呀,所以我也在玩着微信,跟大家一起玩,仅此而已。

■直接真相

谈糖色变

○王珍

我一个电话挂到那保安那儿:快快快,不好了,你弟弟正在门口和三个拿刀的人打架呢,就要出人命了,你快去看看呀!

我窃笑着,可以感觉到他那张变了色的猪肝脸。

果然,透过窗玻璃,看着他不顾一切地在暴雨中抱头鼠窜去了门外。一会儿又见他气急败坏地狂奔而来,跑得像一头被追杀的困兽。

随后,像水鬼一样的他,来不及处理滴水的头发和湿透的衣衫,拨电话过来,上气不接下气地问:“总机,刚刚是谁给我打的电话?”我像那天吃肥皂一样,佯装平静:“不是很清楚,一个外线电话呀。”

就这样,不知不觉地为自己的一次恶作剧买单。而我也为仇恨而牺牲了一段美好的光阴。

虽然当时觉得自己那个利用职权的谎言和那个保安的恶作剧应该算旗鼓相当的,但还是很长一段时间担忧东窗事发。毕竟他做假骗人并没有针对谁,而我却只针对他,且他坏在明里,我却在暗中使坏。

我无法预料,假如他识透了我的险恶用心,会不会以更阴险恶劣的方式冤冤相报?或许会因为一颗肥皂糖而引发一场血案?

其实这并非完全是杞人忧天,因为无论是如今玩手机玩微信地虚构,还是当年面对面地玩真的,恶作剧这个剧种始终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

如果恶作剧不是真恶,能把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如果再加点创意和幽默感,完全可以成为生活的调味品,还有可能让人斗智斗勇的过程中增加智慧和胆识,达到吃点小亏以后不吃大亏的功效。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那些喜欢搞恶作剧的人群中,有一些是受人欢迎的开心果,也有一些是众人痛恨的坏蛋,区别也许就在于度。过了度,玩笑就是灾难。

■笔随心动

腊月抒怀

○厉守龙

当我们把日历翻到腊月初一,就犹如闻到了春的气息。于是,我们带着昨天沉甸甸的收获和对明天热乎乎的希冀,大步踏进了腊月风景线。

腊月,是连接春天的红飘带。腊月里,有风、霜、冰、雪,但属于我们的腊月风景线上,有花、香、果、色。

腊月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节,却是情感和思念最热烈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山峦、田野一片萧条、疏寂,然而,我们的心头却是阳光明媚百花齐放,吉祥如意幸福来。看,那激荡着情感潮水的一张张新年贺卡,手机里那凝结着满腔深情的一句句短信、微信,还有那广播里、电视里一曲曲《好运来》,怎能不令我们热血澎湃乐开怀?

腊月啊,拥挤的腊月,在人们的脸上写满了一个“忙”字。大家趁着最后一滴冬雨尚未滴在岁尾的日历上之际,赶快把应该做而未做完的事情,统统抓紧做完。

于是,腊月,在拥挤中凸现出热闹,在纷繁中勃发生机,在匆忙中张扬着生命的活力。

</div